

安

雅

堂

稿

安雅堂稿卷之八

華亭陳子龍臥子著

記

遊仙都山記

縉雲東循溪行多平田室廬可二十里望東山之上  
有二峯卓立一頤而直一短而偃皆行而首曰婦姑  
峰溪流清洌淺不行舟深不度馬橫立石柱布武而  
越有堂焉憇之堂之背多怪石若舞人若臥獸若枯  
樹若橋梁不可狀左側爲暘谷洞是洞也倚山而面

溪躡梯而登數級有若夏屋者再其一敞石乳如乘  
雷而下其一窳仰視乳從隙中垂垂欲泫兩洞有竇  
人蛇行相通日初出時光景仰射穴中初陽所繇名  
也石多記刻磨滅不可讀大約自宋以後無甚古者  
洞之前枕溪有大盤石規旁而砥上舊有亭圯矣有  
鳩鵲鳧鷖翡翠之屬翔集其上下則文魚泳遊人濯  
手則驚人穴是溪也曰鍊金之溪渡溪而南行一里  
石壁出其右斬兮若削隕兮若崩色赭而理疎又一  
里至步虛山山之前有石從平地拔起無所附麗圍

可二畝高入雲表不測其仞或以日影如建表之法測之然未詳也是爲鼎湖之峰群燕數萬棲集石罅其頂多松栝從下望之若蒞艸若叢樹道士曰冬月枯枿墮拱者五之矣其上有池雨則水溢飛鳥過之遺魚焉狹而細鱗然卒莫得而陟也勿爲童子峰豐下銳上徑圓如苞笋高數十丈稍遠望之則厯於鼎湖不中髻稚矣步虛山於鼎湖爲屏障其上群峰森列若周廬羽衛設於壇壝會九賓進萬舞紳笏端正若拱若揖亦有狂醉傲傲奮袖而歌冠者黛碧紺紫

參差崢嶸向背不一幾窮理外陳子曰予遊仙都未  
涉五之一也然聞諸長老竒未有過禹湖者觀止矣  
或曰軒轅氏所上昇也天寶中天子方嚮道術斯山  
有綵雲仙樂之異刺史上其事所名縉雲仙都也黃  
帝之說必始於此也

錦衣衛經歷吳興丁公壽藏記

吳興丁公嘉甫既自傳其行事以書介予友彭子而  
請於予曰某年八十有三嘗仕矣有宦績雖弗顯然  
得奉掇衛稱京朝官今且營不食之地以俟沒齒待

子一言以不朽按傳君名應謨嘉甫字也係出東漢  
陵陽侯鴻自宋建炎可考者二十世徙吳興爲衣冠  
之族者數世考曰光祿寺寺正良材妣曰贈安人陳  
君爲人厚重耿直其自命靡如也少爲諸生有名負  
笈求師友不遠數百里已而遊太學登乙科試於禮  
部每爲主者所知然終絀弗之遇授雲南大理府推  
官滇故荒服去京師萬里宦其地者率左官耗士不  
靖其民君勤厲厥職無異中土歲時從御史臺行部  
郡國務核實不腫故又持大體弗尚披抉西南之微

何町牂柯夷漢輻輳賦歛不均吏緣爲姦君次舍所  
頓宿弊畢清一鹽筴小吏納金食器中以獻君欲發  
之曰若罪重緘器歸之州丞侵餉者以數百金獻君  
按之如法人莫不服其廉又稱其長者其治獄平反  
不可勝計最異者爲曲靖白盜事李存德存保者竊  
盜也指揮邀功自裂婦裙以爲盜劫人左驗定死刑  
已二十年君疑之命人僞爲軍士至指揮家曰將軍  
前命碎所餘布悉須之以証盜其婦竟與之色量吻  
合也君白之臺盜得釋指揮獲罪君持法斷斷無所

瞻顧以爭疑獄爲雀慶守所仇又以勘順寧濫稅貳  
其守二怨交作造機陷以百端會大計吏飛語譏發  
賴有左右之者得內遷錦衣衛經歷君薄其官竟拂  
衣歸二十餘年矣好讀書爲德不倦顧其中有自得  
者君之自述如此予徵之彭子知其不誣惟是樹美  
擯營石槲達人所非而古有以自稱其善爲勞者然  
昔賢如成子高樛里子趙岐之流皆自審墓地定儀  
制才如司馬遷楊雄各自傳其美瑰瑋非常杜征南  
功名卓犖不能忘情於山之顛水之下甚矣好名之



未可非也君壽藏在某邑之某里是爲記

紀事

萊陽吏部宋公殉節紀事

壬午仲冬虜大入寇破薊遂長驅而南破河間破清源破兗其他小城邑不可勝計已攻濟寧不下則折而東將逼萊陽司勳大夫宋公方家居厲衆約法誓以死守衆咸奮迅蓋公之毅勇素爲衆所信服又巳卯虜陷濟南公守萊甚具邑賴以全且發粟賑饑有德於邑人故衆惟公之言是聽是時公之仲子璜司

李杭州感疾甚遣人迎公之官適與虜會所親勸公曰今虜勢如此他人往無名公就養何害公毅然曰誰非王臣而去父母之邦何之作書報仲世受國恩無去義于是遂分信登陴公守北門三而皆有重門獨北爲傘城公捐家資六百金鳩工晝夜建築爲重城以自固他面或薦紳五六人協守公獨當一面自十二月中虜入境內蹂躪村落遙望城守嚴密不敢近公又購壯士夜劫虜營馘數級上幕府不解甲者五十餘日虜稍稍引退矣二月五日忽以數萬騎

掩至公率衆竭身守禦虜竟從東北隅梯而登令所  
守也有奸民大呼曰虜登矣衆悉潰公聞報急令人  
往西面調兵不及則率家僮宋曲等巷戰家僮被殺  
者三十餘人公項中刃力屈被執問之知爲薦紳也  
不殺求賂焉公罵詈求死弗聽百端榜掠身無完膚  
公氣益激烈終無金錢遂以次日遇害蓋是時同邑  
頗有以賄免者公旣死而虜問土人以宋公好行其  
德家本無財虜亦嘆息以去公五子止四子珣及幼  
子玠在家玠亦遇害珣被執乘間得脫公初死時城

邑夷蕩有劉木匠者以老病獲免見公屍曰宋公善人乃至此爲具薄棺以殮珣歸始得易棺厝別舍一孫止二歲方悉時嫗母度不免適見公屍置之懷中視而去越四日而家人至兒尚活又一孫八歲虜拔刃睨之數矣乳母力懇始釋皆天所以佑忠裔也嗚呼士大夫居鄉黨無城社之責然天下郡縣一旦有事非借巨室之加有司者誰與共守故知先去以爲民望及翫愒以偷旦夕之安者皆非也必如公之戮力致命而後可稱無負於國矣事已上聞當有殊

旌以勸來者子龍與公仲子璜同官且友善壯公之節傷公志遇故紀其事以待采風之使萊之陷薦紳歿者若干人公最烈與子龍交者公之姪工部侍郎致中書舍人趙君士驥皆偕公殉難得并書公諱應亨字長元乙丑進士吏部稽勲郎中

表

擬北虜降附封俺答爲順義王廷臣賀表

隆慶五年

伏以

王威遠暢玉關歸朔野之臣 聖德覃施金匱寵虞

廷之賜列四門之外周家重譯來朝叩五原之邊漢  
治與天合意百年通寇靖烽火於三陲萬里咸賓通  
管絃於九塞統茲殊俗冠裳加日逐之封沐我華風  
繒穀滿單于之邸民生胥慶國勢常尊臣等誠懼  
誠忤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猥狃強氛南幕直幽并之  
野洎維醜類北街占辰昴之星性本陸梁嚴尤以爲  
古無上策義惟荒忽蕭傳勸其讓而不臣高帝誇其  
大風尚有閼氏之路茂陵奮其武節難歸郭吉之遷  
嫖姚禪姑衍之山未聞厥角車騎飲安候之水復反

故庭至於吞噬神鄉祀龍祠於岱嶽憑陵帝宅遷蜀  
幕於伊川永嘉馬渡之年迭與五族周齊虎戰之日  
謾說兩兒此皆中國無人以致蠻夷猾夏若乃烏孫  
下嫁能無黃鵠之歌延燬請昏徒有白氈之獻輒號  
弟兄之國寧論甥舅之親惟漢家續醢落之封讖言  
九世若隋帝幸戕民之帳觴舉萬年傳鼓清渭之旁  
刑牲便橋之上呼韓來附請居光祿塞邊頡利被擒  
遙拜號州刺史寵以殊禮爭言五帝難臣竭我威神  
藉手百王雪耻至 大明之統御乘 二祖之聲靈

鞭撻戎夷掃清函夏虬髯臙目之將望交河而載馳  
織金文綺之儀指陰山而往聘然猶五帥失律二使  
不歸玄石貞珉高臺空倚和寧具劔鳴鏑時聞浩浩  
榆川傳雲旌於黑帝茫茫土木驚毳帳於白龍三輔  
柔麻再屯豺虎八陵松檟每護熊羆致使 列聖拊  
髀佇想雲中之將 先皇肝食親祠太乙之官未有  
虜運當衰車書萬國王猷允塞胡越一家者也茲蓋  
伏遇 皇帝陛下 德儷雲官 曆齊鳳紀 分猷  
輔理庭堅陳夏后之謨講武師中玄女教軒帳之陣



越扶桑而踰葱嶺瀛海環羅控北庭而護安西流沙襟帶惟茲俺答稱長漠南直廬當三部之中控弦有十萬之衆西瀾上谷雁塞塵飛東渡滌河鳳城雲閉自違貢市歷諸鎮以犯邊挾我叛人據板升而開府封微之內不有粉榆介冑之臣方愁蟻虱屬太平之嘉運有慕義而來王實彼孽孫翻然受吏邊臣協策元老定謀遂使盟沒降唐徙族太原之境於牟歸漢受封陟安之侯瑞錦文袍出銅街而試馬鐐盞金竿醉華軒而射飛施中國放麕之仁乘老首舐犢之愛

面南稟朔願比外臣反左爲衽永焉保塞一介未返  
先焚趙信之城尺組無勞自繫中行之頸旣投誠之  
若此自然革心彼好音之可懷許其戢翼 天子于  
是集公卿而博議採漢唐之舊章名王居西塞之窟  
錫其縑綬部落領燕然之府賜以魚符設藁街於青  
塚之原龍章耀日立壇坱於白登之外虎拜崩塵救  
勃夷歌迎恩鷄鹿之塞白題胡舞置郵隔鴨之泉嶺  
表荔枝奪臙脂而染色江南霧縠掩狐貉而增溫固  
已編珠椎髻之姬棲遲漢月高鼻深眦之虜沐浴王

風矣若夫通其有無許之互市賈販南至富我三邊  
金繒北馳術同五餌小文成錦如觀蜀漢之章白麴  
爲漿便有中山之醉歷歷塞榆之下錢貝紛葩呀呀  
沙角之聲商胡交錯關門晝靜鳴大鼓而戲軍幕府  
秋清登高臺而燕客俠兒握彈人騎大宛之駒壯士  
鳴篳家擁邯鄲之女貢紫貂於內府歲獻萬頭策明  
駝以馳傳晨驅千里入蹄駿馬重開首宿之闕四翼  
天鵝自集昆明之水可見 王仁無外通北極於中  
垣 聖武丕彰廓長城於瀚海者也臣等備員樽俎

志奮鉛刀長眺風塵心慚玉帳欲犁庭而却狄誠無  
驃騎之功恐上游而壓人遂疑耿國之議賴九重  
之定策納爲外籓亦二帥之協心護此屬國績非魏  
絳猶分女樂之榮功謝陸生空有大夫之拜伏願

武以行信時掃威光安不忌危毋言豫大引風力  
於前席訪道觀圖任頗牧於邊陲乘時修障東奪土  
蠻之氣復三衛而建牙西收吉能之魂環黃河而列  
戍行見蒼蒼浴日來純牛露犬之奇奕奕封山致鱓  
魚鷄鳥之瑞矣

擬 上親耕籍田禮成群臣賀表

崇禎八年

伏以

元辰歲事朱絃開九土之華 王籍田功蒼馬起三  
禹之瑞農珉玉粒望青蜺以來勤 宗廟金盤感白  
鳥而昭應禮惟敬敬義實先民臣等誠懼誠忭稽首  
頓首上言竊惟六府修貢賦於虞年九穀辨職方於  
周代故春秋紀麥苗之事而詩書多黍稷之章彼其  
暑雨寒風已著齊民之術而况扶弟植會懸呂相之  
書振古如斯于今爲烈若乃粢盛時薦非如原廟之

櫻桃獻種祇陳自出後庭之種稜爰有三推之義尤  
明千畝之文陳饗於宰夫國語載省功之典執爵於  
太寢月令昭勞酒之儀以爲鬱鬯蕭茅求明神於圭  
瓚非若雉鷩羊豕陳時食於丹楹一以見致孝之嘉  
祥再以倡勤民之弘務故姬王夙夜太史仰天而願  
時漢帝明昭嗇夫循畦而布種迨至永平之日方傳  
呂望之言泊乎泰始之初尚有安仁之賦歷諸史冊  
允矣宏規自宣王一墮之儀拒彼號公之諫若霸陵  
三年之詔感於賈誼之言故事雖存祇板則廢黍生

鄒上將誇盛於殿中穀號餘糧徒徵名於扶游鈎斤  
千畝未央備弄田之名鄠杜一金南山開上林之苑  
從禽傷稼旣性習於膏粱持肉餽民便智昏夫菽麥  
惟上輕民力擁富厚而食租致下棄農功挾輕淫而  
爲賈此三季所繇貧弱九州因此荒蕪者也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 一運協六符 道兼五德 鋤茲稗  
政斗中爲孝弟之王 整我神疆海外共華夷之主  
自嬰神器採三代之遺文雅意中興備百王之懋典  
念柴燔鬱灌神靈式於鼓鐘必覲土占風馨香陳乎

普淖當日月底於天廟玄鳥初來似星宿拱於北辰  
蒼龍首駕青壇肅肅封人旣築其境碧草綿綿野廬  
又清其道啟南郊之廣作實幽土之奧區臺號黃金  
下繞灤河之餘潤門繇銅馬南通津海之修原息壤  
之名無非沃野廣都之產卽是神膏鳩婦脚花起眉  
陰於桑柘雉媒承翳亂嬌影于扶蘇若覆若扶卽有  
烟霞之氣如繩如矢都爲纂繡之文 天子于是駕  
金根之車乘青驪之馬前驅魚麗揚輕幟於芊芊中  
隊龍驤動鳴鑿之噦噦夾竒柳而遵路春服葳蕤觀



名果之被圍明統絳繅祥雲翠幕九旗飄明庶之風  
晞露朱輪千畛隱朝華之鏡奏帝鴻之舞簫管殷天  
直雲罕之幡朱玄炤地縹車黛耜爰陟降於靈壇紅  
韜紺轅載操勤於御耦青絲引軛知爲飾玉之輪文  
繡衣牛應有糞金之馱或五或九公卿序斑爵之章  
斯萬斯千庶人來終畝之義念 山川 社稷之祭  
肇祀於今乃 天地 祖宗之靈有年自古敢不念  
小雅之南畝報賜嘗多因以思大易之西隣明裡有  
托臣等濫庸車服似糠粃之在前駑力馳驅若疾藜

之在肘彼土牛作象曾無闢野之功而木稼叢生難  
作饑年之穀東南垂盡之力惟界虎冠西北可耕之  
田難招雁戶曾助桑林之禱霖雨誰人妄意莊山之  
金神仙可鑄茲臣承乎大典知 帝念我兆民益昧  
巨欽哉 人主不享無勞之奉而室家盈止群下何  
心尸位之餐卽事彌深撫躬知愧伏願 防儉於逸

保富於民思青巾白馬之橫流皆是黎民之饑饉  
卽紫塞黃沙之呼癸都因赤縣之荒蕪法 高皇卽  
位親耕遂有捐租之詔念 景陵因遊問稼隨陳察

吏之篇則賦稅緩其二三京邑有海陵之粟繩沙通  
於億萬遐方來融澤之禾矣

擬禮臣恭請

皇太子出閣講學表

崇禎九年

伏以

心爲王極文昌昭東璧之輝 日有嘗明離景煥西  
瑤之彩受圖發祥於 主器雛鳳潛龍稽古豫贊於  
元良鏗金憂玉旣生帝王之家而爲才子必親賢  
哲之士以追聖人國本宜先 祖訓尤烈臣等誠惶  
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國之上嗣義號儲君大禮

著世子之篇春秋申嫡冢之訓自茲以往厥有貞回  
推所繇來皆原教諭繼黃熊之遐祀惟賴啓賢延赤  
爵之窮祥咸稱誦聖越稽古典莫備周官襁褓之中  
不離保傅之手禮樂之器習于岐嶷之時環甲守官  
皆端人正士授几進膳必說禮稱詩鮑魚嚴非正之  
防雜綵有不衷之戒月朝左闈知爲孝德之長日到  
寢門仍稟禮經之制故能養成聖德發輝圭璧之華  
雅擅文章歌舞麟龍之望自舊章道遠善翼無聞斬  
剗教于郎中亾秦之禍遂速法律傳于家令太宗之

業已衰金椎遂亾於矧代土梗徒悲於晉年廣廡高  
軒通異端之賓客豹姿鳳德執賤役而屠酤是在墜  
波用符凶運外此以往猶可言焉若乃洛濱神仙之  
姿河曲文華之譽東田起苑徒生控隼之妖西園讌  
賓僅擅雕龍之技王筠到洽風雲舒卷於樂賢滄岳  
陸機輕俊翩翩於元圃答群臣之箋啓多藝苑之微  
言窮七閭之綈緇出華林之奧錄雖博通萬禩學貫  
九流自統修辭何關治道非麟趾之明義燕翼之淵  
謀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五緯調文 三綱闡

契 學窮墳素拜圖姑射之陽 義洞儒玄訪遊陞  
峒之上石渠秘錄詞章直逼於 宣宗錦水名箋書  
法可繩夫 神祖惟文筆擅於數世而道統傳於一  
家况啓出 帝妃早受玄狐之錄發生 天妹當曆  
赤鳥之祥惟神誕神以聖繼聖豈特漢家七制爾雅  
溫文曹祖三朝各嫻詞賦而已哉 皇太子玉裕澄  
姿金昭茂質 東朝早建宿慧流聲西而承 宸少  
成含譽廷尉辨獄少茂陵之六年師曠審音餘子晉  
之二歲雖稟生天縱不藉詩書而蒙養聖功當親孝

彥乘年德之方富如日初升乃道術之宜知似泉學  
海故敢爰稽古典明獻舊文上履 聖懷伏 俞臣

請開承華之省進彼儒臣闡玄圖之罔召茲端士且  
前伏後北官備拂弼之儀冬羽春戈東序全文武之  
業香浮銅雀揚虎幄之蘭芬書壓銀麟展魚箋之竹  
素卷從天祿青藜分炤於秋坊視撒鴛鴦斑管飛英  
於春禁寫經疏廣賓從未祖之期稽古桓榮金紫方  
輝之日東華名士稷下淹儒莫不望九旗以我我趨  
三箱而肅肅先明小學 天家應對之儀繼講尚書

帝訓君臣之典或稱春秋之義勸誠其心勿讓申  
韓之書濫觴其志臨編淑問似稟據之對文終因事  
納規如邢峙之非厨宰從容燕坐指 祖業之艱難  
反覆抗言陳民生之利弊用以切磨粹質涵靜神姿  
使在冲齡同符上聖如離輪始炤登若木而迎暉似  
寶玉方含入荆山而剖璞必能使重光累葉明兩揚  
聲臣等未嘗學禮徒知視寢之篇豈日聞詩但咏卷  
阿之雅任惟惇典慚漢相之舊儀官帶官寮愧家臣  
之秋實仲宣崑壁無才侍讌於芙蓉孝綽剛條何貌



聯光於圖書然微存忠愛思鳳曆有道之長必廣導  
聰明在龍德方潛之日用是虔請綴以陳辭伏  
願儀宸早開樂風隨盛念泰陵堯舜之主六  
歲而大臣見於文華思宣德風雅之朝十二而  
榮國等爲侍講如高皇帝儲君昭鑒之錄特賜  
青宮若文皇帝聖學心法之書早貽崔禁史官  
方正之士必通博若宋濂內庭駟謹之流須溫雅  
如覃吉則百千萬億德盛於九皇六五四三祚長於

二代矣

擬 詔復建文紀號廷臣謝表

萬曆十年

伏以

聖篤懿親隆號備一朝之典 天懷大度紀年昭萬  
世之公同爲覆鳥之宗入蠻中而不返共是斷蛇之  
裔俟代邱而更昌蓋 帝德無私知廢興皆繇于天  
命而史書布信以歲月必係于王朝錫類之仁久宏  
於 烈祖正名之義有待于 文孫聿追孝思寧維  
達識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披圖戴玉  
自然神器所歸依相居巢亦有人君之號曾登鳳展

之上曆數在躬雖遇龍興之期名稱不改昭華應授  
因已刻壁而沉河龜鼎旣遷猶且析珪而建社燕祭  
臨淄之廟周崇景毫之封雖在勝國仇方有此隆恩  
懋典是惟異姓何況同枝虞代放勳亦受終于文祖  
堯承帝摯本繼統于高辛均爲得姓之人寧知當璧  
而貴是以霸陵始至所誅異姓之兒白水中興不撤  
西京之祀昭烈待季玉之禮尚號通人梁武命子恪  
之言真爲達者自皇風邈塞末世伎猜一失金椎惡  
便同於桀紂苟辭玉曆祚必等于堅敖宋室洪枝遇

樂期而盡剪蕭家龍子飽景栖之一嚮或一姓相承  
而法同汚屋或數年履業而廢極編氓况乎漢武建  
元人主因之而立號軒轅作曆史官依序而紀年不  
問德之昏明惟論祚之修短故雖子業無道不革大  
明之稱假令呂邑踰年豈襲元平之目若我 皇明  
之彪駿仰惟 高帝之鴻恢泛彭蠡而戮蚩尤尚封  
後裔跨朔野而驅獫狁特存史書見聖人大公之心  
爲王者盛德之事何變生于再世而典缺于 累朝  
聖必反經事如有待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體符

太乙德並三光受蘭葉于翠媽之川神靈爲治得  
玉璜于磻溪之側肅又皆臣統萬之城已維䟽屬樂  
浪之郡方戮支祈憑文物而撫神圖歆然不足考典  
章而思天造撫焉動懷謂建文君者太祖之元  
孫文皇之猶子志存儒雅性本仁柔薄稅蠲租時  
下漢初之詔更名定制頗好周官之書天下以爲太  
平朝廷亦無失德惟是資非英器外急威強輕與儒  
生內斷幾事屬名藩之填撫帝制國中又諸父之  
尊嚴勢侔京室而諸臣徒有馮敬之悍曾無賈誼之

謀但聞尊主之權如身使臂不識維城之義自葉流  
根晁錯之計一行灌均之殫日憑手操芟刃試此腕  
脾身自草茅處人骨肉漢使者來驗玄冕忽成赭衣  
妾男子上書朱耶鞠爲茂草披玉衣而焚內殿禍等  
璇宮乘牛車而適蠻鄉愁同蜀道舉宗環視 在天  
愴懷此皆群下効吠堯之忠而使 聖人假乘龍之  
便燕山一旅電掃星流河北諸州颺飛箠捲擁三衛  
之衆狼蠡晨馳破九門之軍龍驤宵遁白旗黃鉞渡  
濁河而濟師赤雀蒼鷹臨大江而飲馬然猶大明官

裏戎服談玄華林苑中佩刀講義識成燕子竟比臨  
平之函議剖鴻溝不救景陽之井遂使牙檣飛渡維  
舟朱雀之航金門自開繫馬蒼龍之闕爰登大庭之  
庫一望咸陽之宮玉女隱扉無明珠而壓勝仙人觀  
閣視神劍之橫飛空聚茂陵之書文武道盡竟等吳  
宮之燬冥祿無靈憐此龍章付丹丘之一炬或云魚  
鼎訪崆峒而不歸惟我 文皇帝備法駕而奉 孝  
園執玄珪而謁 高廟白茅掃地紫蓋清宮哭遺尸  
於煨燼之餘葬故君以瑱璠之禮已而李官煨燼始

成奸勝之懸令甲更新遂有革除之號亦新朝之希  
旨豈大聖之本心用懲一時本非敵國仰惟虛  
訓有練子寧可用之言以至英皇釋建庶人永綢  
之罪蓋議親則子圉爲晉文之侄議貴則盤庚猶陽  
甲之臣以德則儒術爲宗而非有冠狗弄璣之愧以  
罪則當門是剪而非關賜醢加劔之克撫事論情援  
今証古爲謀失策誤聽家令之小忠自極兵威猶有  
湘東之善語周公不利孺子難免成王之疑太甲顛  
覆典刑惜無阿衡之佐且也存其帝位不行前代追



廢之儀何以革其紀元豈成 聖朝信史之義本殊  
距跋之未嘗沿大統之名若比流彘之君尚建共和  
之號不有廢也其何以與祀已忽諸更將誰忌苟非

聖明宏量坦然堯舜之心豈有廢德淪胥復數皇  
王之曆臣等史慚直筆禮愧專家嘆朱張之鷹揚則  
風雲動色思方黃之雉介則日月爭光本是神孫值  
伊祁之鍾慶嘗聞遺老痛蒼梧之不還幸當不諱之  
朝見此度外之事伏願 經綸順理 道德爲師合  
萬國之歡心奉承 宗廟親九族之惇叙肆授几筵

錫賚頑民卽移忠于來禩永思 聖祖本大孝於天  
經行見甘露白鳥來彰博愛之瑞亦且金芝華水嘗  
貽景命之符矣

擬 上納詞臣言 詔毀三朝典要群臣謝表

崇禎元年

伏以

奠安四極秉正議而履昌期 曷耀九光闢邪說以  
彰大孝自是非旣混海內憤鬱者二年而忠倭攸分  
聖人澄清於一日當昌言之會周道廓如旋亂人

之書橫流永定三綱未泯理不嘗回 九廟式靈頤  
於斯舉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人君爲  
四海之主首辨者忠邪國史昭萬世之公難澆者善  
惡自睡淵杳杳遺赤水之明珠而止棘營營黠青蠅  
於良璧時方棄德天或富淫開夷有未融之憂南由  
典不弔之嘆嘗聞魑魅妄襲冠裳豈有狐狸遂操簪  
筆是以靜言之族不與謗而斥夔夷華辯之夫罔著  
書以誣游夏漢鈞二部清議之口不緘唐戮五王格  
天之功難掩若乃平陵起義巨君作誥者一篇淮南

用師承祚書叛者三族惟一時之可飾豈手秋之遂  
聾以至王珪兩朝之書非尅準而稱丁謂蔡京哲宗  
之錄祖安石以詆宣仁不畏鬼神安知名教何意

聖代之御物而有穢史之惑人蓋霍禁未開官中分  
枯苑之迹而椒風方熾姦人生睥睨之心以至馮玉  
綴衣攀鼎湖而政酷遂有雀釵驪馬坐昭陽而不辭  
叩紫闕以力爭執掖庭而問狀臣義應爾罔勢以安  
自元惡之借神當先朝之末命爾時右祖之輩多  
馳節甫之門屬有貳心之臣咸拜聖嬈之座北門秘

獄白馬煙流東觀掌書青藜分火致使辛陽才子更  
爲檮杌之名全步險情翻稱鴻鵠之翼寃同黨籍元  
祐之賢旣登罪等天樞武周之符速毀幸涇渭之終  
辨仰 日月之嘗明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運應  
玄期 德同順紀 奮茲九翼自藩服而御天 駕  
彼二龍握乾符而宰世大風已弋無用軒弧罔兩旣  
圖方知禹鼎念 慶陵主鬯之日實較危疑下克當  
竊國之時力爲掩覆承華寂寂專諸之劍幾成玄圃  
茫茫滄海之惟一奮彼根株有在宮庭之隱難窮而

處置太輕儲兩之身何賤且也昔年妖帖幾搆 兩  
官之門何以今日凶謀便無十日之索輕重在手觀  
望可知長源瓜臺之詩乃成罪案伯言武昌之表反  
屬厲階此億姓所以拊膺 百靈爲之憤嘆者也至  
於 皇考二十年黃離毓德四海傾心三十日紫極  
騰輝萬幾就理日當桑野忽龍馭之上升豈掃勾陳  
憑鸞軒而莫及雖無玉女傳聞天姥之遊豈有神方  
遺恨茂陵之樹漢高不服藥乃可罵醫者而賜黃金  
趙盾不弑君豈遂執董狐而焚青史此而可忍何所

不爲至于七緯初淪不灑蒼梧之淚三星獨耀翻思  
金紐之祥內挾龍顏瑤齋不啟外臨鳳幄沙麓幾典  
不賴排撻執義之夫豈有退避之日當時遺簪剝珥  
之論本爲姑息之心何意文帝代來更厭清宮之將  
豈聞治平親政遂憎徹簾之臣此因大盜秉衡方變  
蒼而爲白便使群邪執簡本欲蓋而彌彰淳于受許  
氏之金武安通淮南之款結外戚而傾國本翻稱  
調護之勲奉社稷以事闔奴復千方冊之典揚雄  
劇秦之暇日作此一書安仁草薊之餘功更成數卷

人心已亂將等龍蛇每事矯誣何堪朱墨彼魏收夙  
骨姑免剖斷之刑而曾布誨書可無水火之界惟我  
皇上乾清侍立之日親見官府危疑及乎信耶

在潛之時深恨鯨鯢作孽採諸直道十行之玉札時  
頒削此淫文累朝之金匱永靖臣等銜憤調劑道  
愧廓清昔知王氏誠辭禍貽紹述近恨焦芳曲筆力  
詆高賢早屬望于元良人口東朝私黨後誅鋤於國  
逆自疑西市餘覓當國家繼統之間苟敢貪天功  
爲已力屬賊臣竊鼎之日不能奉神器以授人幸逢



攀鳳而駕車再從辰放快觀戮夔而冒鼓復履文昌  
此皆 聖主任掃除之勞而使臣子受蕩平之福伏  
願 除惡務盡 去邪弗疑須知柳市之芻尚有運  
謀之客弗使桂宮之內復流異見之言狐簡雖焚可  
無上指天而下劃地鳩眼難化恐其南走越而北走  
胡仰 檟梅而興哀益見奸回之不赦法春秋而出  
治豈憂讒賊之難知行見瑞表榮河帝胎延喜之玉  
師成丹浦神避軒轅之臺矣

啓

同門公請黃石齋座師啓

伏以鼎鉉有喜夜光呈冠珥之符泰茹初升少微開  
黃澤之氣引繩墨於公輪之手材並棟梁執詩書於  
闕里之堂人成圭璧潤能千里驚裨海之分波樹以  
十年愁鄧林之非秀托駿蹄而歷塊行地無疆附大  
翻以升雲負天何力恭惟師臺體鍾方大德叶柔嘉  
冥悟因心子房以之協策沉潛先物顏氏所爲庶幾  
每飯而不忘世嘆中壘之蹇蹇披幃而斯在人驚叔  
度之汪汪正直剛柔義兼箕範毅溫廉塞美備虞廷

固已婆娑二八之間匡翼五三之業而邁才會府纈  
英莪林浴羲和之麗昭明於軒鏡命海若而恢網無  
假任鈎某等儀愧陸鴻材同社櫟舫望風雲之路怨  
等標梅嬋媛文史之間情均叩角而詎意求士千里  
鄭莊之所擅長知己一人虞翻可以不恨遂使入隋  
家之寶匣便號靈蛇遊穆滿之天閑無非驟耳此如  
蠶眠萑葦遇織手而作宗彝金散淵沙鑄洪鑪而稱  
干莫豈惟恩遇實奉君宗茲者時入長贏律當仲呂  
鶯啼芳樹客傳社曲之遊花滿瑤林人在京臺之上

敢循南澗摘繁藻以羞王公用滌東榮奉壺觴而承  
詩禮伏惟暇豫暇以從容使得周旋聆其餘緒則西  
河之側嘗聞接琴而歌舞雩之壇或有振衣而咏觀  
風流於列國之士賦詩者七人會中和於一師之門  
講德者四子

論

蕩平正論

天下何以不蕩平哉經之所謂蕩平非後世之所謂  
蕩平而後世之所謂蕩平適足以長天下之亂也夫

三代以後人之性情既不能純一而天下之執亦有  
所參錯而難齊故雖小有倚側亦未足爲天下之大  
患惟小人在上君子在下則一時之政令紀綱賞罰  
是非必有大不服乎人心者君子起而爭之則不能  
無所過激於是偏黨之名必歸於君子而朝廷之上  
且以爲必絕去清議之人剪除剛方之輩溷然無君  
子小人之目而後可以適於蕩平之路嗚呼此國家  
所以淪胥也洪範之言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  
無偏王道平平而又必曰無反無側玉道正直其故

何哉天下好惡而已善人之可好惡人之可惡天下之所同然也使投以無心察以局外則雖庸人無以異於聖人惟一入於私意遂至於顛倒而不自覺是以君子之好惡未嘗敢獨斷于心而必察天下之公論又必觀諸古人之所謂君子小人者而求合其說不欲奮然獨任己意以爲公也嘗言之矣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拂人之性觀此則聖人之好惡概可知矣後世惟武三思不然曰我不知所謂善惡但覺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者爲惡人故凡欲盡去天下之

所共好共惡而獨行其意則中庸所謂拂人之性而武三思之流也夫人之情苟非大聖皆不能至平故雖在君子亦不免于過激之論太甚之辭惟其身必履于名教言必依于清議故卽小有異同而必不至於大決裂小人不然所輕者名教所厭者清議也而惟已意之是循夫循已之意則亦何所底止哉而君子執正議以爭之則曰此偏也合衆論以制之則曰此黨也當是之時小人之論以爲天下本無事也獨此數人者爲偏爲黨以撓亂吾治于是行誅鋤之法

施驅除之計而善類空矣彼小人者偃仰樞軸之間  
恣其意之所欲爲而群小人者又倡爲和衷之說不  
植黨不干譽之言以附和之上之所行下不敢爲之  
阻彼之所是此不敢以爲非異同頓消議論寂然則  
又群相稱曰天下從此蕩平矣嗟乎此豈蕩平也哉  
旣以強勁持論者爲偏而以漫無可否者爲無偏以  
同聲引重者爲黨而以承順阿世者爲無黨是以大  
臣之專恣日甚而天下之怨憤日深朝廷之上又誰  
知之而誰言之者人主徒見昔者之爭鬪而今日之



安靜也以爲向者偏黨而今者蕩平矣孰知壅蔽之患危亂之形自此而始哉愚以爲洪範嘗言之矣王道苟不歸于正直則不可謂之蕩平也夫一人之微一家之事處之不以正斷之不以直則必有不能平者况乎天下甚大豈能奮其私智以盡銷其口哉故上不正直而天下尚有議之者猶可言也上不正直而天下遂無敢議之者其禍不可言也正直在上而天下見爲蕩平者太平之治也正直在下而朝廷以爲蕩平者速亂之道也當東漢之末清議在黨錮諸

君子磨切當世之貴人公卿側目以爲天下之不蕩  
平者在此輩也其後誅者誅逐者逐錮者錮當是之  
時胡廣之徒從容拱默以居大位桓靈之君方以爲  
無偏無黨也而漢以亾北宋之末清議在元祐諸君  
子排擊邪說用事之臣以爲天下之不蕩平者在此  
輩也其後死者死貶者貶安置者安置當是之時蔡  
京之徒悠優好樂以慶豫大哲徽之主方以爲無偏  
無黨也而宋以亂豈非明驗哉而後之人乃爲之說  
曰漢亾於節義宋亾於黨籍夫不誅殺節義者之罪

而咎節義之士不恨陷黨籍者之惡而咎黨籍之賢  
是何好惡之異於人乎此洪範所謂反而已矣所謂  
側而已矣後之有國者專用正直之人行正直之政  
以要于王道尚矣卽不然而使正直之論嘗發于左  
右以與用事者相制而不偏則雖有議論之小紛而  
尚無危亾之大患甚無誤聽小人之說去正直之人  
以求蕩平之象如漢宋之季世哉故言蕩平而必言  
正直者箕子之說也不言正直而言蕩平者大奸之  
說也又安可以不辯耶

御將論

世有太公穰苴白起韓信之流而爲我將則尊其位重其權付以方面之計不從中制可也時苟無其人則將終身捲甲而不用兵乎蓋人主不可以不知兵人主苟不知兵則必有知兵之相在其左右審其人之短長量其事之情勢有必勝之筭無欲速之心有先幾之言無事後之悔事主於必斷令出於一門使奉行者簡而易遵受命者信而無惑故能坐致強敵而申主威於天下也後世所以數敗者君相不能知

兵而回惑過防始懸一令又以一令繼之前後不相  
應弗顧也始用一人又以一人參之彼此不相能弗  
知也又况將權不立軍無統帥各受指揮皆得馳奏  
誇已功助成人癡瘡其外之淆亂既如此廟筭無主  
共出已意灑掃薰腐之輩偶獻無稽之論朝廷卽倚  
之爲方畧軍較輿臺之流訛傳道路之言廟堂卽緣  
之定賞罰其內之眩惑又如此雖有古之名將猶將  
趨而蹶焉柰何以責庸人哉夫兵之爲事必成敗之  
形旣成而後是非之說可論方其未定非深於兵者

不知也故毀譽易生而情形易變况乎人主之用兵也非有好勝之心則有畏怯之意彼小人者乘之爲進取之言以投其勇爲危惡之形以激其懼卽烏得不信而用之也故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夫小人非必險詐奸回欲危亂人國也惟其所見者淺不知大體而妄與師中之議苟用其言必足以撓將權而敗國事是以大易深戒之不然彼小人何處可用也而獨於用兵也

公孫弘論

平陵侯建嘗說衛大將軍以養士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嘗切齒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此其深中帝心而保有功名者也及公孫弘爲丞相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不聞見惡於帝何哉夫武帝雄主也不欲移權於下彼親見貴戚之族結私交養死士睥睨兩官聞故痛恨於田寶也青以椒房之戚嘗握數十萬衆橫行匈奴此其人非可見嫌於人主者若弘以六七十老布衣受知遇至宰相封侯雖賓客日進豈人主之所忌哉且當其時天

下奇材異能之士縱橫詭倂之儔帝皆招而致之矣  
弘之所謂賢人者雖不可知然大約經生掌故之流  
如與太常博士所議者而已至於朔方之難則細於  
朱買臣弓矢之議則細於吾丘壽王而又時時稱長  
孺之賢彼蓋內示魯鈍以投人主之所歡而外示寬  
容以收天下之譽弘亦智矣哉夫古之小人雖至伎  
險亦必時有所延弊時有所縱捨而後其惡可行豈  
惟弘哉張湯酷吏也猶能厚待賓客故人造請諸公  
不避寒暑故能以此動天下我見今之大臣不然拒



人千里之外以自託於絕私奉公一人非之則憤然而起相與詬厲不勝不止繇是觀之弘以功名終而湯有後未爲幸也彼公孫賀劉屈釐壞客館爲馬廄車庫而卒不免於誅嗚呼人主之所惡豈獨以私交哉

劉隗刁協論

王處仲才雄氣橫要非以人臣終者然拜收以前逆志未露始與深衷本垂純節然猶外修邊幅內顧家門若有智者致柔而馴優之君臣之際尚可以全若

能伺變而利導則反強爲弱須臾間耳故謂激之亦反不激亦反非刁劉之罪者非也夫王氏之專晉也久矣二子以疎逖之臣當人主腹心之寄而欲剪其強藩巨族此必非可以白簡從事奉尺一之詔以行者也而二子欲以虛名禁制之不亦疎乎蓋嘗其時導固借敦以爲外援敦亦恃導以爲內主然導巧人也旣以爲晉室之元老矣非惡於敦反者也彼惟知必不爲二子所見容故陰通外鎮欲全門戶耳二子計惟陽以體望推導而卽借導以少裁諸王之橫此

管子所以下高國而得政於齊者也處仲何以爲兵名哉且夫君子之欲有爲也必先自固其交收天下之心而後可以謀人周顛戴若思之倫皆一時人望而隗以細故論劾不少恕當時朝士無不側目持此涼涼將安爲乎夫履危處弱之勢惟君臣緝睦人心內附而後徐觀其變以赴之荆江二州之地外禦強虜內備京邑遷延歲月未爲無隙也桓元子挾廢立之威擁兵入國王謝和遜以處之元子竟歿而晉祚幸以無恙夫之初九曰壯於前趾往不勝爲咎夫無

謀而勇決未有不亂者也庾元規之激蘇峻楊國忠  
之激安祿山盧杞之激李懷光以此成禍亂者不少  
我獨悲二子有尊主強國之心而無其智遂同爲首  
禍也